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會刊

本刊已呈請登記



編輯者：筆陣編輯委員會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成都分會
 發行者：成都環球新印刷廠
 代售：本外埠各書店
 通訊處：成都布後街志誠
 中學內第九教室
 定價每季出刊一次
 中華民國廿八年八月五日出版

再畧論「怎樣的誦讀古書」

書

陳翔鶴

前兩天我記得在「文崗」上作過一篇短文，對於「甚麼人才主張讀古書」，曾經提供過幾點小小的意見，現在我打算再來談談「怎樣的誦讀古書」，這一問題。自然，所謂古書，凡屬一切古書者，其立脚點大都在「封建勢力」，和「非民主的思想」上，毒汁多於乳漿，只要是稍具科學頭腦，或社會科學粗淺知識的人，就沒有不如此承認的。並且這些，在五四運動的諸文獻中，便早已決定過了。而已往的大師，魯迅先生，更不惜用他全生的精力去向這方面搏鬥過；所以此刻，只消我們一翻開他洋裝後面，厚厚的一

十本全集，我們就可看出他用力是何等的勤，用心是何等的苦等每痕跡來。然而現在，我們還得再來談論「怎樣誦讀古書」這一問題。不，我之所謂「談論」，還是依據着中央教育部所頒佈過的「中等學校國文教材標準」而言的。不過一說到這裏，得緊接地來一個聲明：即是不才很同意於教育部所定的規定。生而為中國人，焉有不讀中國古書之理？又生而為中國人，焉有不崇奉中國最高的處世哲學，「中庸之道」之理；因此，依不才個人的管見，即是「古

書不可不讀，亦不可太讀」這種折衷辦法。不過在這裏，很有將教育部所定中級學校國文教材標準所包含的諸要點，宣布一下之必要的：

- (一) 初中一年級，白話與文言的比例，為七與三之比。(著者注：即白話文七分，文言文三分。)
 - (二) 初中二年級，白話與文言的比例，為六與四之比。(說明同上。)
 - (三) 初中三年級，白話與文言的比例，為五與五之比。(說明同上。)
 - (四) 高中除教授文言外，並得選授精粹的經品及西洋文藝理論等等。(這條大意如此，詳文如何已經記得不很清楚了。)
- 若果能照此實行下去，這豈不很好的嗎？「古書不可不讀，亦不可太讀」，正中下懷！然而不才得很



耐 忍

——作聞朝王

每份定價二分

事實上，在眼前的一般教育家們，却並不以此準則為滿足，而夫歡喜奉行：就單以四川一省而論，不難說有若干省，情形亦復相同。——有十之九的學校，從初中一年級起至高中畢業時為止，大都死讀着「古文辭彙纂」，或一部「經史百家雜抄」。於是，於是，青年們便有一「不知今世何世，今時何時，」「古之人歟？古之人也！」的現象產生了，而同時，一般略其自覺性的青年人們，便都不自覺的私自苦悶起來！

然而大權在人家裏，事實又復如此，這又有甚麼辦法呢？於是，於是，那「別具妙用」的學校當局們，其所得的「妙用」結果，便有以下的那幾種：

(甲)，對於一般官僚主義的上司們，不啻即是說，——「看，請來看看我們。我們這裏是毫無問題的，大家都循規蹈矩的，「一之乎者也」，天下太平！誰有敢妄讀新書新報的嗎？這即是思想複雜，不堪造就！而且我們便自會將他們清掃了出去！更用不着你再來勞心！」

(乙)，對於一般守舊的學生家長們，不啻即是說，——「看，請來看看我們，大家一切都同於在你們自己的家庭裏，沒有多大區別。你們在幾十年前所讀的是些甚麼？「古文觀止」，「經史百家雜抄」嗎，你看，我們此刻也還是照樣的讀着呢！這還用得着你們再來就心！而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以在我們這裏，雖然也有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然而若果你們的子弟，將來要去投考郵政電報，洋行翻譯的話，

創造即藝術

頁水

藝術的價值，在它對人類有兩種益處：使人心神愉快，藉娛樂以純潔人生；使觀者能夠得到啟發，進而以求改正實現，達到完滿的生活。倘若一件作品沒有此種力量，即不是藝術，當然沒有價值，也不應該存在。

每一時代的藝術，每一派的作風，每一個作家的價值又在各自能創造新趣味，新精神，使自己的作品有一個獨立無二的新生命，以便發生新效力。若作品而無此新內容，不管其是模仿古代傑作或是仿效別家高尚作風，都是毫無意義。況且古代藝術已是存在歷史中，別家的作家已是展覽於我們的眼前，我們要觀賞，儘有原作可看，也用不着這些抄襲的東西。所以藝術上只能有創的活動，而無模仿的行爲。

創造即是以自己的手法，表現自己的所覺所想，這個創造出來的作品，能對人們發生一種其他作品向未發生的新影響：提高大心，啓示新生活。復古的風氣，仿效的盛行，不但其本身毫無道理，並且束

縛了我們的創造活動，因為那兩種行爲，都是能消滅我們自己，忘却我們所處的時代。沒有我們自己的情感與思想，殺有我們所處的時代，那裏還會有我們的創造工作。既無創造，何能有新趣味新精神的產生呢。作品而無獨異的形式與新鮮的包含，當然沒有力量以推進人生。這樣的藝術不但無價值，根本不應產生。

數百年來的中國藝術，是極端的復古，近二十年來又大部是仿效東西洋；這徒令近代中國藝術史變為白紙一頁。無一件有價值的作品可以記載。此次抗日戰爭，本已清清楚楚的證實，無論在那一面，摹倣古與盲目的仿效，都不能使今日的中國有文化，有力量，走上一個光明的大路，唯有我們自己才能創造我們的前程，才能發現適合於我們的生活方式。但就目前的實際情形觀之，一般人似乎尚未為這赤裸裸的事實所喚醒，他們仍就是走他們的錯路，就拿藝術界來說，到處還是在提倡唐代作風，各地還要重新設起天臨宋元而不知有今的舊畫班；送去外國的作品，非有古者不選，派去外國宣傳的藝術家

員，非有到地的古人精神不中。我們不曉得唐風是否就能算今人的創作！關起門來追宋元，是否就能找到了今日藝術的生命？送去外國的舊日趣味，是否就能表現了我們今日的精神與痛苦？派去外國的祖先代表，是否就能表示了今日中國人的才能？

在這個已經事實證明是大誤之後，在日下全國人感受空前的痛苦之中，為什麼不鼓動可以激起民衆，充實民衆，啓示民族以新道路的今日應有的新藝術，而各方面偏偏要提倡，獎勵復古與仿效。這些我們一點都不懂。雖說是無法擊破這毀滅中華新藝術，消沈中華新青年的復古與仿效風氣，但我總忍不住要向真正願意研究藝術的青年，想從文化上提高中華民族的青年說：

藝術須創造！
創造即藝術！

略談舊小說

厲歌大

記得是吳稚暉先生這樣說：「目前的中國人，不需要再讀幾套舊小說，」「(大意)猛一聽，似乎有點太武斷，太感情用事了，其實仔細分析一下，却慢慢地覺得這句話是有

這些西書，依舊是很有用處的。」

(丙)，對於一般青年們，不會即是說，——「看，請來看看我們。我們爲你們特地的創造下一種體面的環境，不許有任何不軌之徒來攪擾你們，你們還不肯安分守己的好好讀書嗎，這真是妄誕之極，而且你們看，我們本國的文化，其來源有多麼的古老輝煌啊。此刻，我們雖然小有不行，不過我們的從前却是非常之闊綽而且偉大的。無怪乎現在的香港總督，和上海領事都在提倡讀經讀史了。你們得緊緊的記着我們的已往光榮啊，這實在是力爭上流，抵抗異端的惟一辦法。若果你們還不相信呢，那到會考的時候，就可知道我言之不謬了。」

不錯，我們在後方的青年，「怎樣的誦讀古書」，和爲甚麼誦讀古書。其實際情形，就是這樣的。

於是從此以後，便成爲「書讀人」，而非「人讀書」了。善哉乎，昔日之某「斗方名士，因感到作書之難，有言曰，「非人磨墨，乃墨磨人也！」因而在成都的鬧市，春熙路，便有「墨磨人齋」的南紙店出現。

但如果照此的讀來讀去，磨來磨去，百年有如一日，千年有如一日，三千多年有如一日，別的且不用說得，然而中國的國本和國脈，恐怕從此即日益危矣！

一九三九；七，十。

相當的道理在。

單就舊小說來說吧，像那些從多少年來傳統的記賬式的傳奇故事，與妖作怪的劍俠傳，以及「小姐贈金後花園，公子落難中狀元」的章回小說等，所能夠給我們的什麼，我認爲除了替讀者腦子裏裝些「封建思想」，「迷信」，「毒汁」和「消極的僥倖心理」以外，恐怕就沒有別的了。

有人說，史記，紅樓夢和水滸傳等是過去的名著。這也正是因爲司馬遷能夠接近當時的口語，不避用所謂流俗的字眼，而施耐庵曹雪芹能夠運用藝術手法去刻劃人物，才成功他們底名作品。不過，時代已經變遷了，我們既說不成漢朝時代的口語，在目前也不需要李達林黛玉式的人生觀，固然，藝術是沒有時間性的，小說也並非絕對是反映歷史的產物，但是，小說仍然離不開社會關係底某一方面底本質底描寫，它是社會上真實生活的反映，而針對着世事發生的。

就因此，我覺得舊小說中，不要說那些含有「封建思想」，「迷信」，「毒汁」和「消極的僥倖心理」的東西，不該去看，就連那些所謂比較成功的名著，也應該擱起來——不看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因爲我們底生活不是倒退的，而是向

編進，我們就必需尋找我們目前的真實生活中的藝術，它可以感召千萬人們起來參加他們底真實生活！

青年的自救

七二五

蕭若

我不反對讀古書，但必須看看是什麼人讀古書，什麼時間讀古書，和什麼地點讀古書（自然還要看看是什麼樣的古書）。假如毫無條件，一味抱着古書的骨頭啃，那不是讀古書，而是讀死書，死讀書和讀書死；那是糟踏古書，同時糟踏他自己。假如人是中學生，時間是抗戰，地點是中國的前方或後方，而也毫不躊躇地捧着古書「咿咿咕咕」，他不是愚昧得可憐，便是有心替敵人給訓練成爲順民或奴隸。

然而最緊要的，我覺得還是青年的自救。因爲已經腐朽了的所謂青年的導師們，或者正如我們的強暴的敵人，日本強盜一樣，要叫他們自動放棄其精神的侵略，實在是不可能，必須要我們自己武裝起來，加緊攻打。青年們武裝自己的頭

腦，認清所處的環境，所負的責任，從那些墮落的導師們所加於自己的腐化和毒化的麻醉里拯救出來，像一個人那麼樣，選擇自己應走的道路，爲當前最緊急，最緊急的問題。在這裏，青年們應該反問：在那成堆的古書裏，自己究竟得到了些什麼？一個作爲國家民族的優秀份子的自己如果老在古書堆裏打瞌睡，你對於正在受着日本強盜的壓迫，欺凌的祖國有什麼貢獻？從那成堆的古書里，你懂得什麼叫帝國主義？你懂得什麼叫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麼？你懂得什麼是亡國的慘痛和奴隸的恥辱麼？你懂得什麼是真正的和平與自由麼？這些確又是必須懂得的，除非你自己不願作一個現代的青年。然而，在成堆的古書里，你連飛機，轟炸和警報這樣的名詞也找不到！

一切都只有靠自己，從那些危險的嚮導們所加於自己的腐化和毒化的麻醉里拯救出來，當然也只有自己奮鬥才夠。

青年朋友們，趕快選擇你自己應走的道路吧，時間已經迫近了。

七月二十五日

三原則

蕭軍

我們要買一雙鞋子，第一，要試試它能不能穿，穿起來能行路不能行路，行路的結果，脚是不是要弄幾顆大水泡，或者竟至把脚給殘廢了。第二，要看它的材料，是不是堅實，構造得手工如何，大約能穿若干時日。第三，要觀到式樣了，是時興的不是，漂亮不漂亮，自己喜歡不喜歡。——這所謂三原則：第一要實用；第二要堅實；第三要漂亮。如果這三原則只有第一第二，或者僅有第一還可以，若是僅有第二第三，而沒有第一，那麼這雙鞋子對於我們就沒有價值了——也許對於旁人有價值——因為第二第三，不過是第一的「屬性」而已。

「娘兒們要參政？」

——二哥底話之八——

小石

七，二十九晨

咱們底二哥呀，自從在挑副上發表了他第七次談話之後，又長久不見個影兒。我想，他準是到那兒躲下躲避飛去。今兒個新南門兒一頭碰見他，可不是下了海？被臭虫蚊子咬了兩磅；最近給蒼蠅亂咬又趕了回來了。他說呀，他住的那一個地場上，前兒個一天便有一百多人到保長家裏去報死，這還了得！就這把咱們二哥給駁回來了。

他說，他情願跑幾天警報，留着他那半條兒命。自然囉，咱們兄弟們過着免不了喝茶，談天兒。何況這度久不見面兒，要知的事兒多着呢。咱們檢個乾淨坐頭坐下。喝不上三口茶，二哥底話匣子打開啦！

「您住在城裏，最近城裏鬧的笑話兒可多啦，您可樂不樂？」二哥說。

「什麼笑話兒呀，我年樣不知道？」我茫然地問。

「別裝傻，不知您道？」就參議會一搭，已經够樂啦！參議會裏娘兒們在裏邊兒，可不是天大的笑話兒？娘兒們要參政？」

根據這標準，我們可以不可以應用到其他事物方面呢？譬如文學和教育。我想是可以的。先拿文學作品說，第一先看它對於人類底現在和過去有什麼用，或有過什麼用？將來還會有什麼用？第二再看它本身的堅實程度如何？第三從美的方面看一看，它美不美，是那類的美，這類美對於人類進步底將來和現在有什麼影響？有沒有發展的可能和必要？而後再看一看我們底教育：第一，第二，第三……？

「哼，法律，法律，大傻子，你真認為中華民國的法律是有效力的麼？平等？平等，咱們男人們喝西北風；這豈是輕易行得的？你這個傻孩子。告訴你說罷，法律不過是騙騙外國人的，騙得咱們中國革新啦，男女權利義務一切平等啦。其實，咱們男人們，除掉你這傻孩子，誰要喜歡這個平等才怪呢！你說吧：咱們男人們，誰不想乖乖的要一房俊兒的媳婦，替咱們香噴噴地燒點可口的菜，整齊齊地替咱們理着家務，仔仔細細地替咱們養着孩子，伏伏帖帖地供咱們驅使？要是娘兒們都丟下了家務跑出來和咱們搶職業，那還了得！咱們沒有家庭之樂不打緊，恐怕連飯碗都給她們打破了呢！這怎麼使得？您瞧，歐美各國，那一國辦到了男女真正平等了？」

「不都騙騙娘兒們罷了？人家希特勒，慕沙里尼，多乾脆！多有担當！多有魄力率性把這些娘兒們趕到廚房裏去，倒乾淨。好在這次咱們參議會席上那些八十隻，七十隻，以及那些希特勒底信徒們也真不錯啦，把娘兒們底提案打得粉碎，真開心！那些娘兒們麼，也真兇，竟指出辯論的程序不合法，虧得咱們的老先生拍着桌子大罵一頓，才把她們駁退了，不做聲。您想，這些乳臭未乾的娘兒們懂得什麼？公然和咱們七八十歲的老學究們分庭抗禮辯論起來了！豈有此理？什麼合法不合法，人家活了這麼大年紀還講合法不合法的？人老了說出來的話就不合法也得合法是不？人家飯也比她們多吃幾十年啦！嘿世間也比她們見得多啦，有的還親眼見過皇帝，嫡嫡親親的天子們生呢。她們懂得什麼？還由於她們吃書太少，女兒經，女四書，賣大家女誡，這些聖賢之書她們都恐怕沒有唸過，所以這樣不懂規矩。瞧，人家舉出她們這許多娘兒們，也不過要她們熱鬧場面，做做花瓶兒，說起來好聽，使英美各國聽見稱贊咱們文明，得，那裏要她們真正出來參政？她們竟不安本分，阻攔和男人們爭執起來，你說可樂不可樂，荒唐不荒唐？這不是個天大的笑話兒？娘兒們要參政！」

，你想，有咱們老先生們在。即使這一批老先生們百歲無疾而終，另一批老先生們又起來啦。換一句話說，總之，有咱們男人在，你放心，她們休想參什麼政，做花瓶還要高與呢。除非到了某種制度之下……可是那這成世界嗎？而且，我們有悠久歷史的中國，決不會，決不會變得那麼糟的。聽說是不是，哈哈！」

「二哥底核桃車子倒完啦。使我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二哥底話老是這樣，似冷嘲，又似熱罵，似反話，又似正話。我怕他罵起性來，一天也罵不完。於是我說：『二哥，時間不早，難得咱們遇得這麼巧，咱們溜囉溜囉到我家吃碗飯罷，今兒個咱們家蒸着大好饅頭呢。』」

談「奉公守法」

黎耳

——以一個中學校長為例——

「奉公守法」是作官的官箴，凡作官的必奉公守法，對教育的也在作官，所以一個中學校長也是口口聲聲的「奉公守法」。但他所奉得「公」，所守的「法」，究竟是甚麼東西呢？這就必須看看他的一切教育設施是如何了。我願意舉揚出來：在這抗戰建國的時代中，在這所謂實施抗戰教育的時期，一個中學校長的「奉公守法」的行為。

我會從那個學校中一個學生的來信上讀到這麼一段：

「……我不知道先生是否認識我們的新校長，但在我看來，他是毛虫似的愚笨而又有毒，是這地的轉運命令的機器……他也不知道從哪裏學來一套學者風度，整日矜持着，使人越覺得他的卑俗。他不是來辦教育，却是來作官。他對於學生和先生都是命

令式的，他偶爾也表示一回溫和的態度，那也只是狡狴技倆。他一切都是獨裁的。也不知學生和他結了甚麼仇，動不動的就是記過開除，甚至還說過可以槍斃！無論對學生有多大關係的事情，也從不允許學生參加一點兒意見，其他與學生無關的更不用提了，然則在一個學校中，有多少事是與學生無關的呢？總之，我們都必須裝裝裝，不然，便是搗亂，那就得記過，開除，甚至槍斃……」

我相信這個十幾歲的學生的話是相當真實的，那麼這就是那個「奉公守法」的校長的畫像了。但我又明明知道這裏邊還有一點失實處：這學生說：他是這地的轉運命令的機器，這不對。這個中學分校之一的負責人，為了時代與環境的需要，要為國家民族盡一些教育青年的責任，寫了呈文請那位校長大人轉呈教部，希望獲得允准之後，可以多收一些失學青年，多作些社會事業，但呈文送到那位校長手中時，就直睡在他的「辦公」的抽屜裏了，一月兩月的過去，不見消息，等寫信請問那位校長時，他才回信道：「吾輩只應奉公守法，……又何必多生枝節，自取麻煩……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能維持現狀斯可矣……」原來想多作一點事業就是「多生枝節」，而所謂「奉公守法」，就是「維持現狀」啊！那麼他的現狀如何呢？他的「奉公守法」的辦法如何呢？請看——看他的一切設施吧：

最重要的是不使學生有組織，因為有組織，便有力量，也就可以「搗亂」了，「搗亂」是於校長不利的，所以不許有「學生會」或「自治會」一類的組織，甚至連「讀書會」和「小組討論會」也不許有。每班之中不許有班長，只許有值日生，值日生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自然代表不起全班來，於是也就沒有多數

人的意見。代替了羣衆的代表人，學校裏却以小小利益收買了三五個流氓學生，以便傳達校長的旨意，並在學生中作為偵探，專門告發那些「搗亂」份子。這纔，學生是散漫了，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在恨恨中過着裝裝裝的日子。

學校裏有圖書館，也有按月拿錢管理圖書的人，然而沒有圖書！在另一個學生的來信稱寫道：「……我們可憐的一羣，簡直像雞民一樣了，雞民是肚子饑餓，我們却是精神的饑餓……這裏是黑黑壓壓的一團，是可怕的墳墓，不怕你是勇敢的也好，懦弱的也好，只要你飽進這個地方，那便沒有方法逃開統治者鋼鐵般的枷鎖。圖書館只有□□新聞，□□日報，和幾本幾百年前的刊物……以一個堂堂皇皇的國立中學，而沒有一個較完備的圖書館，這無怪這些青年，還常常讀七俠五義等書，而隨入於小說的迷陣中。我會親自聽同學說要與峨眉山出家修練，有許多的唐吉訶德生活在這個圈子裏，夢想着行俠仗義，夢想着斬妖除怪……這真真多麼可憐的情形啊！同學之中也有些自己從做費結餘中挪出錢來訂閱雜誌的，但現在也都被扣留了，白花了錢，刊物寄到學校，都不能送到我們的手中。譬如文藝陣地，抗戰文藝，筆陣等，都不准學生看。而統治者自己尚有理由說：禁讀這些亂七八糟的刊物是怕思想不正確，更怕因讀新書報而誤了正式功課！」思想不正確！假如統治者還認得幾個中國字，就請挪出點時間來，看看被扣留的字紙裏的那些「亂七八糟」的刊物吧！文藝陣地，抗戰文藝，筆陣，那裏邊究竟有些甚麼呢？我們這個民族是正在為了生存而抗戰啊，我們正在用上一切力量——自然，文藝也是抗戰力量之一——在向帝國主義，向法西斯蒂，向

出賣民族的漢奸們，作着殊死戰啊！那些「亂七八糟」的刊物裏邊就寫着我們的悲壯的鬥爭，那裏邊有我們民族的血，有我們民族的淚，同時也有我們民族的歡笑，你想一手掩住這些，還是甚麼用心呢？難道那些東西對於你很不利嗎？至於說是誤了功課，那麼再看你的功課是如何吧。說到功課，我無論如何也忘不了另一個孩子的呼聲，這呼聲時常在我的耳畔響繞着，苦惱着我的神經。那孩子在「封信稱寫道：

「叫學生只攻功課本，這也許是應當的吧，但是那些教書的先生能不能將課本裏那點知識傳授給學生呢？原有的先生我不必說，單就校長新從外面用特高的薪水請來的幾位說就可以明白了：我們的幾何教員，會三點鐘解不出一個題來，說是請他去領教別的先吧，他却有臉說是不好意思，一堂兩堂的得不到甚麼是常事。我們的國文教員會把字義解釋錯，教材是甚麼呢？之手也者，詩日子云，詩詞歌賦，曾惹說恨……然而最可憐的是學生不敢不上課，因為一天之內如不應十次名，減十個有，不到一月就有被開除的危險了……上課呢，又得不到甚麼，於是在課堂上，對着課本，合着眼一點鐘一點鐘地消失了我們的青春……」

世界上還有比這個更悲慘的事嗎？然而這是一羣從炮火中跑出來，離鄉背井，無父無母的孩子所受的教育啊！而且有些人還須在短短的一個暑假之內受三次嚴考，在同一個學校內，初中部畢業考一次，又必須被迫着去參加會考，而升入本校的高中部時還須受考，青年人的時間與精力就是這樣毫不顧錯的被踐踏被濫用了！

冬末春初，政府即已發下了制服費，然而等到了暑假了，學生們却仍沒有夏天的衣服，既至領到夏衣，却是像蚊帳布一樣的稀薄，穿不到幾天就破了，然而這樣的衣服却要六塊多錢一身，學生自己做的，政學校代做的工精而料劣，却還不到四元。學生無論比麼窮，也不關心，只給一角錢作為醫藥津貼，然而甚府是發給醫藥費的呀，圖書費也並不是沒有啊！然而，然而這就是「維持現狀」，這就是「奉公守法」。這是甚麼「公」和「法」呢？我相信絕不是國家的「公」和「法」，因為國家絕不會希望它的青年學生做強姦，沒有組織；絕不會希望它的青年學生不讀書報，不明瞭抗戰的現實；絕不會希望它的青年學生們虛擲光陰與精力而得不到智識；更不會希望花了老百姓的血汗錢而讓它的青年學生們衣不蔽體且一任病菌的殺害吧！

廿八年七七抗戰建國紀念日二週年紀念日

後方人物特寫之一

江老頭

江老頭是大家討厭他，背着給予的賤稱，當面還尊稱他江老太爺。他有兩個兒子在作中學教員，家里原來也很有錢，他本人又是一個秀才，自然稱他江老太爺是恰得份。不過所說兩個兒子都不孝他，他自己雖然是一個吝嗇鬼，兒子却過着很優越的揮霍生活。其次因他是一個瘋頭瘋腦的人，家里的人不但沒一個尊敬他，反全都討厭他。

說起江老頭，真也有些討厭。他人是不多高，也並不胖，平平的長方形的焦黃臉上，有幾顆白麻子。

速寫

曹葆華

——送給慰勞團代表老舍兄——

火紅的霞章
閃亮在左胸上
天生幽默家
挺然而為戰士了
戰綫分南北
慰勞團也分南北
而我們的心
將是渾然的一個
在烽火中呼吸
在血泊裏成長
中國怒吼之日
全世界翻起身了

六月卅日

楊波

下巴上有一撮稀疏花白鬍子，鬍鬚的兩角，常像潰爛了口瘡，白泛泛的口津從未乾過。說起話，總是日沫飛濺還混合着一股臭氣，叫人退避三舍。臉上常架一幅近視不深的白銅架的眼鏡，但在桌上吃飯時，他總是取下握在手裏，將一對近視眼向桌中縮短距離，一箸又一箸的大撈那好吃的菜。撈了幾箸，他又使鼻涕在鼻孔和喉裏發響，但既不擤，也不吐，接着是和大口的菜飯一齊吞下肚。可是由囊裏取出的筷子，總是嚼碎的飯粒和口沫，沾滿一筷子，很快的又伸到碗

去害他還不造菜，你照準他筷子未到的地方去夾，雖然惡心，但還不致吃不下去，不過和他一桌吃飯，要注意菜碗里的防線，也太苦了。

還有討厭的是他講話，當他高興時，隨便抓住一個對象，不問你喜不喜，決不放鬆。聲音又大，話又多，像擂鼓似的不但全廟里聽得清楚，整個山谷有時也被震動。他的聲音像含有催眠術，不久就會厭倦得使人想打瞌睡。但他從未注意，老像開了的堤，水不流完總不止的。然而這使聽者只能領教一次，至多兩次，以後都敬鬼神而遠之了。

有一天早上，他起來得很晏，在客堂邊洗臉，挨着他坐了幾個客人在閒談。他可不響，紋了一帕子，就掉轉身用迅雷似的聲音打斷：

「嘿！個樣的，昨晚我和魔鬼打架，攪過夜，弄得我一點睡意沒有睡，噫呀……」

「哼！媽的，江老頭又在發神經啦！」

客人們的話頭被打斷，大家都很不滿，乘他去絞第二帕時，有個用低音厭惡的罵起來。但他一點沒聽見，紋好，又轉身向客人誇耀的說：

「哼！我和惡魔攪了通夜，結果我打贏了！」擦了一帕又接下去：「我個是一箇不信神，不信教的，我怕他，我

甚麼也不怕他。我生下地來就去算八字，說我帶不大，要出家才帶得大。那時我們祖父，我們老人，兩輩單傳，婆又很愛我，怕我死，幾歲就背到廟里去出家。貪媽點點大點娃兒，就不拿肉我吃了，一天只教我跪拜。我住了幾天，我就跑了，跑回去，我死也不幹，屋頭又沒法，我既不當和尚，就要我當道士，我也不幹，我反教；我反佛教，我反道教，一直到入了學，屋頭才不再逼我了。

「說到這里，他又轉身去絞帕子，滿的也就乘機全都溜走。但他車轉身來，像一點沒有發現，對着空氣繼續說起來：「哼！我點點大就反教呀！我反過佛教，我反過道教，還反過蘇蘇教。我孫子教都不信，你看我還是長大了，我還是我兒孫滿堂。哼！我信個球！我個孫子也不信嘛！」

說完話，轉身洗完臉。他又走到客堂的另一邊去，抓住兩個在靜靜喝茶的青年學生說起來：

「唉呀！我和魔鬼打架哪！……」

……我反過教呀！……點點大娃兒就不准我吃肉啦！我孫子都不信哪！……」

那兩個學生用驚異的眼睛，莫明其妙的望着他。因為無法掙脫，只好跟他兜兜的應着。

到了血的五月，殘暴的敵人，接連

更瘋狂的轟炸了幾次重慶，這炸彈震醒了全川的老百姓；我們道梁山古廟里的江老頭也沒有例外。在平時他很難讀報，可是從此他每天都取下眼鏡，雙手捧着報，極認真的一字一句讀着本省版。然而讀報的結果，是擰起了他大大的不安，他懷疑了現住地點的安全他害怕成

都一疏散，闖人們要來擠走他。於是就天天喊起滑桿，這一週，那一週，去尋找最安全最穩當的地方。跑了幾天，是連現住的地點有三個。但是這三個地點使他遲疑難決的苦惱起來，遂入便說：「唉！我究竟搬到靈岩寺嗎？搬到祖師殿嗎？這是在天師洞呢？你說！」

他每次說後，總期待的望着對面想得到別人給他一個決定的答覆。然而結果不是默默的冷笑，就是這樣幾句話：「江老太爺，人命關天呀！這是誰也不能幫誰決定的。」

一天比一天的焦急和不安，弄得他沒有辦法，終於到天師殿前去三跪九叩的求了一籤，借籤語來決定。這一籤他求得很滿意，於是又逢人便說。這怕不信，又由衣袋里摸出籤票來給你瞧，唸了又怕你不信，於是這樣解釋道：

「籤票說只要住在蓬萊東，就沒有事。在這廟里山門上不是有蓬萊兩個大字嘛？山門的左乎不是正東方嘛？我的房間就恰恰是在蓬萊的東邊，哈哈……」

……原來我已住在最安全的地方了，我還搬啥子。搬！搬個球！我個難得精神！」

「江老太爺，你不是反過教的嘛？你孫子都不信，誰個又去找張天師的？」

有一次江老頭說後正一團高興，冷不防一個旁聽者，這樣刺了他一下，引得大家一場笑。江老頭窘急得莫奈何，掉頭憤憤的望了那人一眼，不屑的車身走了，但是一臉氣得發白。

隔了四五天後的一個早晨，江老頭很早就起來收拾好行李，沒吃早飯，就叫一乘滑桿抬走了。

江老頭突然的走，事先毫無所聞，因此引起大家好奇的探問。據說是搬到離此五六里路的圓明宮去住，因為他聽一個客人說炸彈震動很大，譬如天師洞要是掉一顆炸彈，不但廟宇全部震垮，連大殿的岩石也要崩倒下來。他想他的房間近在蓬萊咫尺，可多危險，所以趕緊搬走。

記得那時大家聽了，都對這胆怯者發一聲冷笑的說：「江老頭又在發神經啦！」之後，他沒有過來，大家也就忘了他。

大約十天後，有一個朋友來遊青城，在濼濼聽說天師洞住滿了，他就宿到圓明宮去。第二天到天師洞來玩，我們

